

清詩話三編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錢仲聯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清詩話三編

清園



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四冊目次

魚計軒詩話	計發	一二七一
瓶水齋詩話	舒位	一三一一
乾嘉詩壇點將錄	舒位	一三三五
澹仙詩話	熊璉	一三六七
耄餘詩話	周春	一四七五
靜讀齋詩話	任昌運	一五七三
青芙蓉閣詩話	陸元鎡	一五八一
石溪舫詩話	吳嵩梁	一六三一
香石詩話	黃培芳	一六六九
粵嶽草堂詩話	黃培芳	一七六一

六紅詩話 呂善報 二八〇七

鄰水莊詩話 丁繁滋 二九二七

修竹廬談詩問答 徐熊飛 二九六五

春雪亭詩話 徐熊飛 二九八七

魚計軒詩話

魚計軒詩話提要

魚計軒詩話一卷，據民國五年刊適園叢書本點校。撰者計發，字發之，浙江烏程（今湖州）人。庠生。

按此卷所錄康雍乾人詩，多饒情韻，頗可見盛世文士不離所謂「詩瓢酒盞茶鑪」、琴棋書畫妓樂的生活之趣。他如記才人佳麗所適不偶等，筆致曲折，宛如小說。論詩亦通達有識，往往能一語中的，如論應酬詩「果能貼切，未有不脫套者，昔人所謂實則新也」，則應酬能佳，他題無不能佳矣。末則乃嘉慶九年甲子春補錄者，時「寓周莊」，故急錄潘耒、吳錫麒詠南潯詩數首，以「不忘故鄉」，藉可略知此卷寫作之時、地。

魚計軒詩話

烏程計發發之

昔人以詩之佳句書於團扇，然書其語不如畫其意也。雲中鮑西岡鈐賦秋曉，有「露溼秋延樹，天清巷見山」之句，紫幢王孫愛之，爲畫詩意於便面，納刺齋齋紀以詩云：「屏提軒主西岡別號也。句堪傳，五字天清巷見山。誰爲紫幢團扇上，秋窗著意寫孱顏。」又德水田山薑愛濟南絕句云：「鞭絲帽影黃岡路，十里烟村近濟南。底事重來看不厭，迎人華蜡正堆藍。」李莪村中丞賞之，畫於扇頭。後齋客中承署，賦詩訂交，云：「吟詩驢背記黃岡，華蜡堆藍句不忘。曾向謝公團扇上，鞭絲帽影認田郎。」事正相類。

詠水仙花昉自山谷老人。近搜得絕句三首，皆可喜者。歸安沈鳳于爾燦云：「青磁文石護嬌娟，移傍銀鐙倍可憐。應是祝融峯上女，夜深環佩下溫泉。」自注：「祝融女丁芊嫁元冥之子王夫，共學水仙，居於溫泉。」又前輩董若雨說云：「肌膚冰雪縞衣裳，洛水神妃試淡妝。不用花名重錫賚，獻之舊有十三行。」董南谷浩云：「碧玉叢中短短枝，綠衣素面大寒時。水仙祠對孤山面，本與梅花有舊知。」

寧陵縣有棗最甘，無核。沈鳳于剥棗絕句云：「纂纂霜林葉底尋，甘於崖蜜嫩於金。勸歡莫學寧陵種，嘗盡甜頭少赤心。」

揚州紅橋之名，自王文簡爲司李時與諸名士觴詠而著。閱數十年，而龔使盧雅雨官其地，首倡紅

橋修禊詩四首，和者甚衆。歸安茅湘客應奎有句云：「惟應王後盧前日，冷落風流螢苑中。」引用二姓恰合。

曾先後同年，最爲昇平盛事。王文簡有句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自丙申年。」然竟以卧病，不果會也。康熙庚午，公會在宮詹黃崑圃先生齋。宮詹賦詩五章，今記其二：「藥榜新開敞盛筵，漫勞車馬問衰年。雀羅門巷羣相訝，鶴髮重聯桂籍仙。」微名竊忝際時昌，弱植新莖接御香。老媿無聞同敝帚，何堪羣奉魯靈光。」時宮詹年蓋七十有九矣。

閔湘人南仲居晟舍，爲家宰某公諸孫，天姿超絕，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世變後家苦貧乏，幾無以自存。嘗詭他姓，偕其配自鬻於唐樓大姓。所著有碎金集、寒玉居集，潘太守尚仁刻於淮陰。詩特悽艷動人，其自遣云：「子規聲裏歎無家，古劍宵鳴月似沙。入夢屏幃憐夜玉，借人庭館看朝霞。鴛鴦獨立同根藕，蛺蝶單飛並蒂花。怪底狂生多感慨，最悲涼處見繁華。」又與歌者王郎云：「拚翠修眉絳點脣，內家裝束倍消魂。波寒雨淡春憔悴，此夜因君一半溫。」舞散歌闌缺月明，海棠春困不勝情。風流第一難忘處，說罷芳庚說小名。」誦之如秋林夕照，哀蟬抱葉而啼也。

大隱朝市，非有道者不能。高念東侍郎寓居松雲庵，一日馮相國溥見過，因成斷句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彼身居通顯輒意氣自憙者，亦獨何哉？

京師宣武門外永慶寺最爲卑陋，獨正殿一區門常閉，禪師文然居之。宋牧仲在都時時過訪，見其

道韻高深，以爲東南禪窟所未有也。後牧仲再至都，師已示寂，乃作詩弔之曰：「古巷如空山，幽絕招提境。春風扣禪扉，斜日林間靜。小別二十年，依然磬聲冷。不見白頭僧，閑階蹋花影。」詩致清絕，洵足爲禪師寫照。

吳江孫孟樸淳經營復社，不辭勞瘁。晚築梅綰居於南潯，以詩自娛。其塞下曲云：「寒雲萬里肅秋霜，羌笛吹殘柳葉黃。寄語閨中莫相憶，從軍幾個得還鄉。」詞意警策，正使偷唐人不堪並對。梅綰居存草內刪卻此詩，何也？

凡前賢墳墓，最宜加意修築，使不至於淪沒。從祖改亭先生東嘗在鄴城遍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頽墮荒草中。固請當事爲封土三尺，禁樵牧其上，立石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之墓」。因作詩以弔之云：「鄴中懷古正秋風，詞賦深慚謝氏工。生欲移家辭白雪，歿隨疑冢對秋楓。諸王禮數何嘗絕，七子交期竟不終。自是貴遊多薄倖，布衣未必歎飄蓬。」按王、李始推茂秦爲盟主，後稱「眇山人」以黜之，見交道之不古也。沈文慤論詩絕句云：「眇目山人足性靈，詩盟寒後苦飄零。後來誰弔荒墳者，祇有吳江計改亭。」此種詩可以敦薄。

改亭先生有排悶詩云：「自落風塵二十年，心如膏火夜常煎。羞吟北里無愁曲，未解南華至樂篇。白髮老親雙泪裏，綠衣小婦一鐙前。秋來河朔悲風急，每對征衣一惘然。」此詩見魏惟度百家詩選，今集中有拗體排悶，一首兩見，乃此首之誤也，當改正。

吳江吳柳塘祖修有僕楊清，題琉璃河關壯繆廟云：「鐵槍不爲朱溫死，此地如何廟壽亭。」柳塘

謂鐵槍忠勇，正未易得，乃反其意曰：「世間何限偷生輩，此地還應廟鐵槍。」余以鐵槍雖忠勇，其如朱溫篡弑之賊，不直爲死，楊詩畢竟是正論。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于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其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

世亂時多奇女子，別裁集載有畢著，其一也。著字韜文，江南歙縣人。父守薊丘，與流賊戰，死，屍爲賊擄。著卽於是夜率精銳入賊營，手刃其渠，衆潰，多自相踐蹋死，乃與父屍還，葬於金陵。時二十歲女子也。紀事詩云：「吾父矢報國，戰死於薊丘。父馬爲賊乘，父屍爲賊收。父死不能報，有媿秦女休。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讐人頭。賊衆自相殺，屍橫滿阡溝。父體輿櫬歸，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焉賦同讐。蛾賊一掃清，國家固金甌。」一詩中機智、義勇、忠孝備見之。後爲崑山王聖開室，裙布釵荆，白首相莊以沒。有村居詩云：「席門閒傍水之涯，夫壻安貧不作家。明日斷炊何暇問，且攜鴉觜種梅花。」視前詩如出二人。

朱柔則字道珠，仁和沈方舟室。方舟客紅蘭主人所，久而不歸，遙寄故鄉山水圖，主人作詩，有「應憐夫壻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之句。方舟旋歸，當時傳爲佳話。道珠有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癡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獵獵風初勁，沈沈雨未闌。因憐兒被薄，轉憶客衣單。棲雁將雛苦，征鴻失侶寒。居家與行路，同是一艱難。」聞說燕臺路，生涯亦可憐。恥彈門下缺，誰乞廣文錢。久客非長策，歸耕有薄田。一

棺痛慈母，急爲卜牛眠。」少陵風格，不圖於閨閣見之。

杜茶村潘有茶喜詩，引曰：「七月之望，余將南旋，同蔣子前民下瓜渚。微雨放船，秋光可掇。中途雨止，相與登岸散步，尋道旁桂園，折得數枝。入舟，一水之香，直達三徑。詰朝，金風戒露，晴昊洞然。既夕，圓魄東升，著地碧色。漏下之後，蝕而愈明，街鼓告寂，閉門淵永。蔣子吟嘅有會，徐出茗飲余，素瓷若空，微馨絕類。余少呷而沁心焉，遽驚視蔣子不能言。良久，問蔣子何由得此。蔣子云：『此吾久徵秋水，濯洞界精英，躬親潔器，察火而有此也。雖然，豈繫非天，蓋他日未嘗若是矣。』余嘗論惟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靈、曰遠，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聞見，導吾杳冥，今果具是乎！賞豫之餘，僅得一詩，詩離乎茶，而志曰『茶喜』，然則奚用而繫之茶，又奚用而繫之喜耶？嗟夫！」詩云：「維舟折桂花，香色到君家。露氣徵秋水，江天卷暮霞。南軒人去盡，碧月夜來華。寂寂忘言說，心親一淺茶。」夢了道人評曰：「離騷、莊子、華嚴經，覺李、杜光燄蔑如矣。」

書齋雅供，茶具爲先。至名工所作，如供春時大彬諸壺，價高不易辦。江陰周伯高高起嘗著陽羨茗壺系，裁別矜慎，又旁蒐殘缺，於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云：「陽羨名壺集，周郎不棄瑕。尚陶延古意，排悶仰真茶。燕市曾收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處，攜對欲殘花。」用涓人買駿骨、孫臏別足事喻殘壺之好，非真賞鑒家不能。

朱子青緇，歷城人，大司馬宏祚子。有警句云：「殘星數點月將落，老屋一鐙門未開。」較之趙倚樓，未知誰爲伯仲？

夏玉崖名鼎，字元夫，潯谿名醫也。既歿，而遠近猶稱道其術不衰。有李翁者，病且殆，中夜愁苦，謂其子曰：「安得起夏先生救我危疾乎？」適里中扶乩，子亟往請方，有降乩詩云：「長日動薰風，調元鼎鼐中。要知余姓氏，祇在四時中。」衆相驚歎，謂夏先生已成仙矣。立書一方，服之霍愈。

吳江金士吉去疾題桃源圖二絕云：「山合疑無路，花開卻有源。一從聞晉魏，洗耳欲忘言。」
「避世桃花裏，怡然樂此源。漁郎太多事，復與外人言。」以視呂無黨，呂云：「何不將上二句彼此互換，更覺機警。」士吉深服之。

長洲吳南村廷楨以北籍被斥，聖祖南巡獻詩，召試御舟。時聞玉漏聲悠然自內出，一黃門報云：「吳江界了。」遂得句云：「簾內一聲清磬響，計程應已到吳江。」詩稱上意，復還舉人。明年，成進士。
聖廟幸南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查初白慎行時爲編修，供奉內廷，詩云：「笠檐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淡遠學士昇」也。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爲佳話。

王漁洋秋柳詩四首，百年來膾炙人口，而沈宗伯痛詆其不切。高郵殷桐高嶧次韻四首最佳，其一云：「綠波春草情離魂，曾與攀條出國門。解說腰支能鬪舞，祇今眉黛漸銷痕。幾聲沙雁風前影，一帶斜陽水外村。腸斷蘭成枯樹賦，江潭搖落不堪論。」庶幾在離卽之間。

明季，歸安茅止生元儀居花林，擁厚貲，雄才俠氣，睥睨一時。童年赴試，郡守以歲歉，出簿勸捐。止生即援筆注云：「助米一萬石。」弱冠遷居秦淮，於萬曆己未五日創舉大社，分贈遊資千二百餘金，

又人各予一金、一妓、一庖丁、酒筵一席，計二千金。是日，舉金陵之妓女、庖人、遊舫，無不畢集。止生時年僅二十有五也。其族孫湘客應奎金陵感興云：「一麾萬石斲髻年，日食寧論二萬錢。自注：公飲噉兼數人。」宛叔草書能入聖，楚生彩筆解昇仙。謂楊陶二姬，楊工草書；陶卒後降虜云：「已復證仙，爲西元洞主。」金釵列隊專房佔，公先後侍姬凡八十餘人，晚節獨重宛叔。玉腕持郎過馬便。陶兼有勇力，嘗與公並馬出郊，馬逸幾墜。陶扶過馬上，獲免。小袖雲藍逸韻盡，孫枝一葉賸誰邊。公後已不可考。往予見湘客，述止生遺事，真娓娓可聽。

「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此黃九烟周星詩也。九烟爲前明進士，上元人。鼎革後流寓吾潯，年七十，忽感愴于懷，自撰墓誌，作解脫吟十章，縱飲盡一斗，大醉，自沉於水，時爲五月五日。往余有五日追弔九烟詩，末云：「嗚呼九烟真進士，同時多少曳朱紫，狗苟蠅營何足齒。先生之魂長在水，先生之名且不死。」

沈文慤明妃詞：「毳帳琵琶曲，休彈怨恨聲。無金酬畫手，是妾誤平生。」評者謂其怨而不怒，爲此題絕唱。然國初魏惟度憲詠此題云：「婉轉辭明主，迢遙嫁異鄉。青蛾傷漢月，紅粉染胡霜。暫得恩波日，徒成怨別腸。無金酬畫士，是妾誤君王。」自誤誤君，同一不罪畫工意。第沈作絕句，所謂青出於藍而碧於藍也。

董若雨先生有怨鶴行，事既悽斷，詩亦古雅絕倫。序云：「客有南州生，少年遠遊，不得意，流館西吳。閨人鬱鬱以歿，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值生醉甚，對鶴訴愁。鶴忽墮泪，生悶絕。既而鳴

咽，爲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我死矣，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迄而蘇，鶴亦飛去。余聞其事，爲作怨鶴行，復成白鶴怨二首。『白鶴復白鶴，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一解。不飛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爾。二解。白鶴長鳴，行客沾裳。白鶴泪垂，一何琅琅。鶴鳴尚自可，鶴泪愁殺我。三解。呼郎前來，念郎愁苦。儂不慕封侯，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吳山雨。四解。夜逐巫山雲，搖蕩五湖裏。天風知妾恨，吹渡蘋洲水。五解。』幾回夢裏度金微，此夜蘋洲喚客歸。與君化作鴛鴦鳥，越水吳山祇共飛。』怨鶴啼痕染客衣，愁魂歷歷是耶非。從今添入相思譜，不羨當年老令威。」

宣城梅耦長庚落梅詩云：「背城花隔得春遲，凍雀銜殘尚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漁洋詩話稱之。近陳玉田撰黃嬾餘話，以此本廣平梅花賦「有如綠珠，輕身墜樓」，且宋人落花詩已有「綠珠樓下堪惆悵」之句，於耦長爲數見不鮮。竊謂耦長詩佳處全在數虛字用得跳脫，遂覺神味無窮。若引喻綠珠，自是常見，不足爲耦長詫也。

「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宜自愛，不比在孃邊。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孽緣如未斷，猶望夢來歸。」此賣子女詩，可以泣鬼，特不知何人所作。山右荆蔭南太守嘗刊以示人。

董南谷浩登庚子科賢書，才名籍甚，無故得奇疾，卧牀第七八年，齋志而歿。其春日枕上書懷云：「擊楫吾曾泝大江，依然破硯守蓬窗。療飢難煮書千卷，呵凍空頽筆十雙。身因藥鑪眠病鶴，戶盈債屨吠寒龍。壯懷僵折如梅幹，雪壓霜欺勢欲降。」哀鴻本爲稻粱謀，黃鵠今成籠內囚。拔宅有天

看舐鼎，立錐無地且居樓。形骸散木非梨果，身世坳堂任芥舟。一卷南華真枕祕，逍遙吾欲夢中遊。」
「八窗洞達對春妍，悶絕重簾障眼前。籠裏書生非一日，帷中新婦已三年。遊山祇許夢廬嶽，訪友無能泛剡川。枕席何堪淹歲月，坐令絲髮漸盈顛。」儉歲簞瓢亦孔艱，談何容易欲希顏。典衣賤似鬻齊屨，貸粟難於請鄭環。無補空糜醫藥費，多情休怨友朋慳。詰朝喜動家人色，縷縷炊烟上屋山。」四詩寫盡貧病無聊之況。

竹枝本出于巴渝，劉禹錫作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近仁和、杭堇浦太史嘗在嶺南作珠江竹枝詞六首，風流淡蕩，一洗塵氛，備錄之：「樹裏歌聲水面腔，阿儂生小住珠江。淩波祇恐塵生步，不著鴉頭鞦一雙。」綠榕陰處月微黃，艇子沿流接翅長。水際刺篙沙際宿，天然畫出野鴛鴦。」嬋鬢垂鴉宿粉殘，早潮迴夢怯衣單。爲憐江上遙峯少，方便長眉借客看。」論斛量珠買得無，魚珠爭及蚌珠麤。若將江作珠胎比，儂是江心一顆珠。」不見蓴絲翠帶長，絕無露葦更風楊。生來祇識相思樹，著意江邊種一行。」海珠寺外月如銀，肯照三更倚舵人。妾是水萍郎墮絮，天生一樣可憐春。」

乾隆時，嶺南 欒谿 麥氏以「昌華苑懷古」題開社，得詩千首。順德 潘守戎憲勳獨冠一軍，其潤筆則東坡全集，而以銀杯、綫紗、薦茗、紙筆副之，亦數十年來一盛事也。守戎招同人集鏡巖山房賦詩以紀，杭堇浦太史得絕句三首云：「苑冷昌華鬱古情，潘郎才調壓羣英。月泉枉自誇吟社，忍笑清翁潤筆輕。」東坡七集七璠璣，異代思公涕有餘。讓爾一時新換得，風流留與采風書。」嶺南詩社劇紛麻，